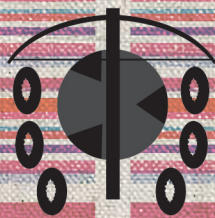


傣学史料丛编

鲁建彪 主编

第二卷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傣傣学史料丛编

鲁建彪 主编

第二卷



云南大学出版社
YUNN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傣傣学史料丛编. 第二卷 / 鲁建彪主编. — 昆明:
云南大学出版社, 2021
ISBN 978-7-5482-3909-3

I. ①傣… II. ①鲁… III. ①傣傣族—民族历史—史料—中国 IV. ①K28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000483号

策 划: 朱 军 孙吟峰

责任编辑: 徐 曼

装帧设计: 刘 雨

傣傣学史料丛编

LISUXUE SHILIAO CONGBIAN

第二卷

鲁建彪 主编

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 昆明理煌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243千

定 价: 128.00元

版 次: 2021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2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82-3909-3

社 址: 云南省昆明市一二一大街182号(云南大学东陆校区英华园内)

邮 编: 650091

电 话: (0871) 65033244 65031071

网 址: <http://www.ynup.com>

E-mail: market@ynup.com

若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871-6416704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谨以此书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云南民族大学傣僳学研究中心

怒江州傣僳族文化研究院

合作项目

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傣僳学专业委员会

《傣僳学史料丛编》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李四明

编委会副主任

欧志明 李灿光 何叔涛 杨国才 古永继

编委会成员

鲁建彪	熊泰河	张健	宋大明	杜永恒	古建珍	侯兴华
王朝强	杨加宝	杨石有	欧光明	彭涌	余荣秀	和文琴
张顺英	熊国富	李泽明	李子德	和桥柱	松绍先	虎有清
余海忠	秦梅	吴顺才	李贵明	蜂玉程	刘宗强	罗丹
顾雪	杞茹	李地玉	席永财	李琴香	蔡秀花	牛思佳
余锐	哭友华	董馨阳	和星	罗琳娜	马尧晗	包雯娟
沈发艳	徐晓萍	齐付清	滕青青	欧花妞	李昌	杨宇彬
杞晓军	钱贵锋	字文照	胡加学	葛婉蓉	肖雯利	桂安琪

主编

鲁建彪

常务副主编

熊泰河

副主编

张健 宋大明

云南省“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专项资助

云南大学青年英才培育计划资助

目 录

- 碧罗雪山之傈僳族 陶云逵 著 (1)
- 云南傈僳族及贡山福贡社会调查报告 西南民族学院图书馆 编 (69)
- 怒江区的历史与民族关系
..... 中央访问团二分团 调查 宋伯胤 杨树谷 施泽早 整理 (211)

碧罗雪山之傈僳族

陶云逵 著

第一章 傣傣之名称及其现代分布

民国二十四年八九两月，作者在澜沧江及怒江上游碧罗雪山傣傣族住区，作民族学调查。傣傣族是云南藏缅语系人群之一。汉人称之为傣傣，其自称为 Lesuo。分布于此族邻近之民族如怒子，称傣傣为傣傣，么些（那希）称之为鲁苏（Lusu），侏子（毒龙河上游流域之土族）称之为傣傣。故此族之名称，自称或他族称之均为傣傣。至于“傣傣”一词之原来意义为何，询其本族人则已不知。么些呼其为“鲁苏”，其意盖为“石生”，查么些语“鲁”为石，“苏”为生，意译之，“鲁苏”当为山头人。佛瑞塞著《傣傣语言》一书中云：傣傣（Lisu）一称之原意是“迁移下来的人”（The people who have come down，意即自高原地带迁来^①）。吾以之询诸傣傣人，称并无此解。佛氏之说当不可靠。傣傣族中分为三个支系，即白傣傣（Lejengoup'a），黑傣傣（Leshuoup'a），花傣傣（dzop'a）。作者所调查的是黑傣傣。

叙述一个民族的分布或画一个分布图是很困难的事。除自己实地调查的区域以外，其余的只好凭书籍的记载，或可靠的口传。所以多少不免有些遗漏的地方。但是傣傣分布的中心区域的大部分，作者幸喜都得机会亲自涉足到。所谓中心点是指傣傣族会聚最多的地方，就是北纬 28° 至 26°，东经 98° 30' 到 99° 30'，即今贡山、康乐、碧江三设治局及维西、兰坪、云龙三县境，包括怒江、澜沧江上游，亦即高黎贡山及碧罗雪山北段各境。其次则在泸水、腾冲、盏达、干崖，及其西，旧茶山长官司、浪速地等，又怒江与恩梅开江之间的各山岭中并江心坡即旧里麻长官司地，但为数不多。其在澜沧江以东，则在金沙江流域的丽江、中甸、永北、华坪以及大姚、武定俱有之。在永北、华坪一带为数较多。在金沙江以东者，唐时已有樊绰《蛮书》称在茫部台登，当即今之云南东北与川黔交界一带。曲木藏尧《西南夷族考查记》，曾提及傣傣，但未注明地点。唯彼所述，多系四川西南部雅砻江、

^① Frarer, F. O., Handbook of the Lisu Language, P. iii, Rangoon, 1922.

安宁河、大渡河流域间之土族状况，似所述傣傣，即在此一带。傣傣分布之极南点，当为缅甸南方摆夷土司地及越南之牢地。此傣傣族现代分布之概况。在《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①一文中，作者把“现代”范围到1901至目前，即最近四十年，因此在参考书籍方面是限制在1901以后出版的。下列的文献，自唐代以迄现代，仅示各时期关于傣傣所在地之记载。上述分布情况，以及所绘之分布图（限中国境内），则除实地调查者外，均参考1901以后之关于傣傣之记载也。

傣傣一称最初见于樊绰《蛮书》（唐咸通四年，西历863），距今千余年前。《皇清职贡图》谓楚庄躡开滇时已有此种，是则当时必有傣傣之名称，但不知根据何书，兹暂置疑。

唐樊绰《蛮书》，名类第四：“傣傣两姓蛮、雷蛮、梦蛮皆在茫部台登城东西散居，皆乌蛮、白蛮之种族”。

宋祁《新唐书·南蛮传》下：“勿邓地方千里有邛部六姓，一姓白蛮也；五姓乌蛮也。又有初里五姓，皆乌蛮也；居邛部台登之间……又有傣蛮二姓，雷蛮二姓，梦蛮三姓，散处黎、嵩、戎数州之鄙，皆隶勿邓……。”

清顾炎武《天下君国利病书》，云南种人：“力些惟云龙州有之。”

清《古今图书集成》一千五百十九卷《职方典》，《力些考》：“力些惟云龙州有之。”

清《皇清职贡图》卷七：“傣傣相传楚庄躡开滇时，便有此种，无部落，散居姚安，大理，永昌四府，……其居赤石崖，金江边地与永北连界者，依树木岩穴，迁徙无常……。”

清毛奇龄《云南蛮司志》：“澜沧卫有力些贼，每聚众杀人……”。清王凤文《云龙记往》：“嘉靖三十五年，文显（段氏土司）卒；耀（文显之侄）率夷类傣傣五百余人，抄其家尽杀文显妻子”。

清余庆远《维西闻见录》：“傣傣近城四山，康普，弓笼，奔子栏皆有之”。

清阮元《云南通志稿》，南蛮志种人：“在大理名傣傣，在姚安名傣傲，有生熟二种。”又《武备志戎事》：“嘉庆七年壬戌，维西傣傲恒乍绷作乱，

^① 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七本第四分，民国二十七年。

总督觉罗琅开讨平之”。又“道光元年辛巳，永北傣倣滋事，总督庆保讨平。”

清王文诏《续云南通志稿》，戎事杂记：“光绪十八年，永北厅劣些丁洪溃等，假名活佛降世……”。

清檀萃《滇海与衡志》，卷十三志蛮：“力些一名傣苏，一名傣傣，一名傣倣，有生熟二种……现在维西跳梁者，即是此种……”。

清《永昌府志》：“傣傣居高山极冷之地……凡江外（按即澜沧江之西）深山之间均有之。”

清《腾越厅志·诸夷志》：“所列种人有傣傣。”

清《永北直隶厅志》：“北胜州所属夷人种类，劣些一种性枭雄……北胜州土州所属夷人种类，劣些一种，无姓氏，居山崖箐间。羊坪土千总所属夷人种类，劣些一种，住居高山，刀耕火种。”

清《大姚县志》：“傣傣即力些，性犷悍……。”

民国二十二年《云南边地问题研究》卷上（云南昆华民众教育馆出版）李生庄：《云南第一殖边区域内之人种调查》：“三，傣傣……散布地点，多在腾冲县古永琅牙山脚，古永西部江边，五行政区内，江心坡内，及潞江流域，凡菖蒲桶、上帕、知子罗、泸水各行政区。又兰坪、维西境内皆有此种人。”

民国二十二年《云南北界勘察记》，卷一尹明德报告：“南甸、干崖、盏达各土司地……居民有汉人、傣夷、野人、傣傣、崩龙、阿昌等类。”卷二尹明德报告：“傣傣亦夷人之一种……散居于云南西面，澜沧江、潞江上游，及高黎贡山，西岔角江，拉打阁，拱路，戛并，腾冲西北边界。”卷三杨斌铨、王继先报告：“甲，傣傣，此种人多散居于潞、佻各江沿岸。”卷四张元钦、王玺报告：“片马、拖阁、罗孔、鱼洞一带……各寨人种，多为茶山、傣傣、浪速三种……。”卷七张元钦报告：“江心坡……其人种有五，即蒲蛮、浪速、傣夷、傣傣、客弄是也。其中以……傣傣最少。”卷八狄寿榕报告：“江心坡、茶山、浪速区域有茶山、浪速、佻夷、傣傣四种。”又《勘察记》附清光绪三十二年夏瑚《怒佻边隘详情报告》：“曲江……江尾曲、傣杂处。”又“脱落江……两岸地势较曲江为平，曲、粟杂处。”

民国二十三年曲木藏尧《西南夷族考查记》，书中虽曾提及傣傣，但未

指出地点，全书所述，系四川南部雅砻江、安宁河、大渡河流域间之土族状况。

安德生 (John Anderson) 在他的《云南调查报告》^① 以及《从蛮得里到腾冲》^② 二书中，曾提到在腾冲与缅甸交界之间的户撒 (Hotha) 与盍达 (Sanka) 各山中有傈僳生存。并且说他所见到的这些傈僳 (Lisu) 与古柏氏 (Cooper) 在云南的北界及西藏交界处所见名为浪速 (Leisu) 者相同。

斯格德 (J. George Scott) 在他的《缅甸通志》“种人”章把瓦克 (H. B. Walker)、乔治 (E. C. S. George)、斯德林 (G. C. B. Sterling)，以及其他人的作品，搜集在一起，斯格德好像把离消 (Lihsaw) 或离骚 (Lisaw) 与傈僳分开，认为他们两个是不同的种族^③。

欧涟公爵亨利 (Prince Henry of Orleans) 在他同胡 (Roux) 与布里佛 (Briffand) 在怒江流域的旅行中，遇到傈僳土族^④。

李顿 (C. J. Litton) 英国驻腾冲领事，对于傈僳有相当调查，在他死后，佛林斯德 (Forrest) 曾将其旅行纪录，在英国《地理学会杂志》第三十二卷发表。

杨氏 (E. C. Young) 在他的《从云南到阿萨》旅行记里说：“从云南到阿萨，有不少的傈僳村寨。”^⑤

戴维士 (H. R. Davies) 在所著《云南》一书中，自第三九一至三九二页，对于傈僳有较详的记载。“傈僳族的大本营，是在怒江上游，约在北纬 25°30' 到 27°30' 之间，东方直达到澜沧江的右岸，西方达到恩梅开江的上游，就是大金沙江的东支流。他们在滇缅交界北纬 25° 也有相当的数目，看情形好像在龙江 (即瑞丽江) 上游腾冲之北 (北纬 25°、东经 98°30') 从前为傈僳所居住，这些傈僳，现在都变成汉人了。傈僳这个民族像是对于移殖很智慧的，在大金沙江以东野人山以及北方摆夷土司地，都可以见到零散的傈僳人群，他们甚而至于延展到景东 (Kengtung) 的南方摆夷土司地。在法

① Anderson, J, A Report on the expedition to Yunnan Via Bhamo, Calcutta 1871.

② Anderson, J. Mandalay to Momien, London 1876.

③ Gazetteer of Upper Burma and the Shanstates, Vol. I. pp. 587 - 588, Rangoon 1900.

④ Prince Henry of Orleans, From Tonkin to India, London, 1898.

⑤ Young, E. C., A Journey from Yunnan to Assam, Journal R. S., Vol. XXX, No. 2. 1907.

属牢省 (Lao) 的猛龙 (Mang lung, 北纬 $20^{\circ}55'$, 东经 $101^{\circ}45'$) 我曾听见有个辙底 (Chedi) 的部族, 我相信他们就是傈僳, 因为摆夷叫他们做辙里, 摆夷语中的 l, 常常被牢人讹成 d。在云南中部与东部的大部分是没有傈僳, 因为他们是云南省西部的居民。但是其中有少数向东方迁移, 并且我听说在上营盘 (Ying - pan 在北纬 26° , 东经 $102^{\circ}30'$) 也有傈僳。旁的旅行家曾经报告, 在永北厅附近也有傈僳生存着 (永北在北纬 $26^{\circ}45'$, 东经 $100^{\circ}4.5'$)^①。

罗斯 (A. Rose) 与白兰恩 (J. C. Brown) 在他们的《中缅交界之傈僳》, 报告其在怒江上游傈僳的调查, 并附有傈僳分布图, 按其图则傈僳之主要分布地, 为怒江上游沧江流域之一部 (北纬 $22^{\circ}45'$ 到 25° 之间), 但在金沙江流域之武定、永北、丽江, 又腾冲以及缅甸境内之瑞丽江流域均有之^②。

佛瑞塞 (F. O. Frazer) 《傈僳语言》一书, 关于傈僳之分布有以下几节。

在云南, 几乎缅甸边境的全长, 自维西以至思茅。在缅境内也是一样的路线, 自葡萄厅东北角以至南掸地 (Southern Shan States) 都有傈僳。沿澜沧江各地, 南及北纬 26° , 沿扬子江上游 (即金沙江) 以及与昆明同经度的地方, 均可找到傈僳。在元谋县一带的傈僳说一种方言与在缅边的很不同, 甚至彼此不能明了, 相同的字几乎不到百分之五十。实际上说他们是否属于一族很是个问题, 因为只有汉人叫他们为傈僳, 而他们自称为“栗泡” (Li-hpaw)^③。

① Davies, H. R., Yunnan, Cambridge, 1901.

② Rose, A. and Brown, J. C., Lisu (Yawyin) Tribes of the Buyma - China Frontier. Memoir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Bengal, Vol, III, NO. 4. pp. 249 - 277, Calcutta, 1910.

③ Frazer, F. O., Handbook Of Lisu Language, pp. No. 4. pp. iii - iv, Rangoon, 1927.

第二章 傈僳之自然与社会环境

写这个题目，要精确是很不容易。有许多自然现象，如气象的温度、雨量，地质的矿产、土壤、地震，生物的动物、植物，以及此各物象与居民的彼此适应关系，均无详细的记载与研究出版，所以只能根据作者的普通观察。至于社会环境的事实，如傈僳族历来与他族如汉族、么些族等的历史关系，汉文书籍上所载，略而不详，傈僳是无文字的，从他们传说中也得不到多少事迹，其邻族么些文的书籍中，多半是经典和关于宗教的传说，向来缺乏史迹的记载。所以本节，只能叙述一个极普通的概况。而所要叙述的是作者亲自调查的区境内的傈僳，亦即是现代傈僳族的分布中心区域。

第一节 自然环境

地势——上面已经说过，现代傈僳分布的中心区域是在怒江，澜沧江上游，即是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之北段山中。关于山脉河流之形式方向及自然环境之于人群行为之关系之重要，现在用不着多说。我们知道，从西藏高原向南及东南流出扇子形的五条大江，就是扬子江（在康、滇境内名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即中国旧书上的大金沙江）和布拉马普德江。扬子江是由北向南而转向东，布拉马普德江是由北向东南而转向西南。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是自北而南，无有大的方向上的转移，除非是将入于海的下流一段。我们所调查的傈僳是居住在自北而南的怒江、澜沧江上游。本来这五条江，是扬子江及布拉玛普德江下游可以行舟，在其余的三条江，可以行舟的地段很短，而怒江、澜沧江之上游，夹于峻岭之间，河面非常之狭，而河床因为山石的崩落和沙砾的沉积，成了急湍，是不能航船的。傈僳就是在这不能航船的，靠近西藏高原自北而南的澜沧江、怒江上游居住。河流有时是交通的利器，有时是交通的阻碍，在我们所述的情形之下，怒江、澜沧江，对于东往西或西往东的交通上是一种阻碍，但是自北往南，或自南往北，未尝不是一条天成的大道，因为虽然不能行舟，但是沿河

而行的便利是很诱人的。设如我们很笼统的叙述夹着这两条河的山脉形式和方向，则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以及云岭雪山三者山脉，也多是自北而南的。这种形式，在交通方向上的便利与阻碍，和前述的河流是一样，就是便于南北，而碍于东西。这三座山和两条江，作者均亲自走过^①。但所走的途径并非其山之最高点，而是“交通的要道”，所以是比较的低道路。在我的日记上最高点是：

云岭雪山 2120 公尺（中甸至巨甸）

碧罗雪山 3562 公尺（茨宗至白汉罗） 3580 公尺（腊早至坪子）

高黎贡山 3940 公尺（四季桶至所且） 3560 公尺（黑普至党八）

戴维斯《云南》附录一“云南之地形”节中说：“云南之西北角是纯粹的西藏形式，山岭之高有 15000 至 20000 英尺，最低河岸亦为 7000 英尺”^②。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中国分省新图》，此三山之高处 在 4000 与 5000 公尺之间。山之高度如此，而所占的地域是很大的，自北纬 26° 以北，东经自 98° 至 100° 之间，所以我们从中甸的格鲁窝起爬云岭雪山两天半，才能达到其山之西麓巨甸，从澜沧江的右岸碧罗雪山之东麓四天才能爬到其山之西麓，即怒江之左岸。由怒江右岸高黎贡山之东麓五天才能爬到其山之西麓即毒龙河边。每日以七十五里行程为准。除去高峻而外，山“路”之崎岖险阻是不言而喻的。傣僳族就是住在这几座山里。从云南省城去到碧罗雪山东麓之维西线二十四日；从维西到高黎贡山东麓之贡山设治局须十日，由贡山设治局到毒龙江之所且须六日。所以从云南的汉化中心到高黎贡山一带的傣僳分布中心区域，须三十日至三十五日之间。这只是言山之高、路之阻。而怒江、澜沧江更是一种东西交通的阻碍，因为他不能航行，即有能航行的地方，是极短的一段，而须在干季。即是国历的九、十月至次年的五、六月。既在通常不能行舟，而幼稚的工程技术，又不能建筑较大桥梁，所以只有所谓绳桥或溜索。“过溜”是件有生命危险的事情，须有相当的胆量才敢去溜（关于溜索详见下“交通”节）。不敢过溜的，只有待干季有舟方往来。但是干季是在冬春，而高黎贡山、碧罗雪山、云岭雪山的脊梁，一到国历的十

① 陶云达：《几个云南土族的现代地理分布及其人口之估计》，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七本第四分。

② Davies, H. R. op. cit. ,

一月尾雪便“封山”了，到次年的三月尾才“开山”。而前两个山，有几处积雪通年不化，作者所走的路径上，曾遇到两个地方有积雪搭成的所谓雪桥，时间是九月底和十月中。所以在干季，雪一封山，便无人敢走山。在下雪以后，也有勇敢而越山的，但性命往往被胆量给牺牲了。我们所得的四个傈僳头骨，便是在高黎贡山上拾得的（因为是一个傈僳指告我们头骨的地方而拾得，冻死者是其人之同村同族人）。

气候——关于气候，现在再说几句。我们知道，每公尺高度差异，能有一度的温度差异。假设其他外界各条件没有差变，其差异是与高度成反比例的。即是说高度越高，温度越低。这是作者亲自经验到的。譬如在澜沧江边的一个中午，我们只能着单衣，温度在华氏 75℃。在第三日的碧罗雪山上的孔道上，高 3562 公尺，同一个时辰，也是晴天，我们着了绒衣，夹上衣，又加夹外套，温度在华氏 50°。自然温度的变迁原因很复杂的，我说这一段不过来表示此地域温度与高度之关系的一斑。

动植物之适应——高度与温度有变迁，生物种类的分布也随着变迁。对于人的生活发生直接关系的自然是农产品，傈僳是喜欢住在山坡上或山岭上，这个凡是走过傈僳村寨的均可以证明。在这种高山坡或山岭上农作物便受了一定的限制。山坡、山岭的地势，倾斜度都是很大，土壤比较贫瘠。云南本是多山，其所谓平原实际是山中盆地。这种山中盆地，在怒、澜两江上游，即碧罗雪山，高黎贡山等地域是很少的。唯其较平的地，才能适宜于“水田”即稻田。这种适宜于水田的区域却没有傈僳的踪迹。盆地如碧罗雪山南部，云龙县属之漕涧，以及云龙县治所在的地域，多民家人与汉人居住。澜沧江两岸，即是河边平地或碧罗雪山东麓与云岭雪山西麓的三角洲，均为汉化了的一些人与汉人所居住，也有汉化了的傈僳。他们种水田，有棉花。傈僳则是居高临下地过山上生活。在山上，除了能生包谷、荞、麦、高粱、麻而外，还有许多的野兽，如鹿、麂、熊、虎、狼、野牛。这给傈僳以打猎的机会，是在较平的无森林的地方所得不到的。山上森林很多。有可以容五六个人睡的大树心。因此，地域虽寒，但是傈僳用不着对于柴担心。一位很幽默的贡山设治局长说：“我们这里最富有的是柴，烧不完，用不尽，这一点我们颇足以自豪。”贡山即昔菖蒲桶，在怒江上游西岸，高黎贡山的东麓。其余在傈僳分布区域中，植物还产黄连、贝母，以及其他草药。均是

野生，傣傣们去采来卖给汉商。但无人工种植 [只有上帕（康乐）一小部分，也是在最近三年。但因人工种黄连的结果，发生了一幕惨剧，详见下]。

矿产——除了上述的动物、植物而外，在矿物方面，产生铁、银、金。但是傣傣族并不关心这些。汉人冶出来的铁、银，他们都能取之，以做出三脚架、银镯、银耳环等用具和饰物。

第二节 社会环境

与邻族的关系——关于傣傣的社会环境，我们先述其现代在其区域四周的民族，及其彼此的关系。我们所讨论的傣傣区域，是个鸭蛋形，即是椭圆形的。其四周是被非傣傣族的包围，而在其本区中，在高度的高下，自然也有分别，就是在高度低的，是他族，在高度高的才是住着傣傣^①。如果把鸭蛋放在桌子上，则蛋之向上部分才是傣傣的区域。在这个区域之东（即维西、丽江、兰坪之一部）有么些；其北（即德钦设治区，及藏康交界地）有古宗、西番、怒子；其西（即高黎贡山之西）有傈子；其南及东南（即云龙县属之漕涧，以及云龙县治一带）有民家（白子）及名那马的民家支系。这可以说鸭蛋四周。至于蛋的下半面，即是傣傣区域的高度较低的地带，则在怒江流域，有怒子；在澜沧江流域，有么些。但是无论何处，都有汉人的踪迹；主要是经商，但傣傣境域为数很少就是了。这只是说傣傣族分布的中心区域，也是作者实地调查的区境，至于腾冲以及中甸、永北、华坪等地的傣傣环境，不在这个范围之内，这是要重复声明的。自然，在邻族中，多少也有些傣傣参杂居住；同时，我们说的傣傣与其他部分的傣傣的区域很难划清，是连续蔓延着，不过有居民多寡上的分别而已。

这七个邻族之中，在语言方面，么些、怒子、傈子、古宗、西番和傣傣是属于一个系统，即是藏缅语系；民家语言的成分很复杂，其语言中，含有藏缅语系、泰语系、与猛吉蔑语系的成分；此外汉人的汉语。由这种情状之下，我们可以预料傣傣语言，也有受其余几族的影响之可能，反过来说，其

^① 陶云逵：见前。

余几族也有受傈僳语言的影响之可能。

汉官设治——在政治上，现在傈僳所占居的区域，自然是属于汉人管辖。但这区域的真正设治，是民国以后的事。民国二年，云南第一师长李根源巡阅滇西，颇看到此一带之重要，乃提议设治，呈请政府委何泽远为怒江殖边第三队长，协同第一队长任宗熙等开辟上帕、知子罗（即傈僳族最多之区域）。但不过昙花一现，后因政府忽略，殖边事务复松弛。至民国十七年，方由政府正式委官治理，上帕即今之康乐设治局，知子罗即今之碧江设治局。在上帕之北，为菖蒲桶，其开辟是在光绪末年，因教案，政府委派阿墩子（今德钦）弹压委员夏瑚前往其地调查，乃派其兼管怒江事宜。后于民国十七年，改为设治局，即今之贡山。知子罗之南，泸水设治局，系于民国十七年设立。自北之贡山、康乐、碧江，以至其南之泸水，均是怒江上游流域；即吾们所谓的傈僳分布的中心区域^①。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带设治是极晚近的事。

但在设治以前，这个区域的名义上虽是归汉官，实际上，其地居民傈僳尚有一部分政治自由。管理他们的汉官所委的土司，他们对土司只是每年纳些物品，如米谷、猎品、草药而已。从什么时候起，这块地归汉人管，是没有记载可查，但在清乾隆十六年（1751）平定秤戛（详“战争”节实例）之后，云贵总督硕色奏请划清丽江、云龙、保山、腾越各边地土人辖境的奏折中，有关于傈僳区域的，兹录如下：“滇省秤戛各寨，散处边隅，界连数属，错杂难稽，必须剖划疆界，分隶管辖，稽查庶有责成，且野夷甫经投诚，更管束得人，始足以资弹压。查云龙、腾越、保山、丽江等府州县，边界相连，各寨野夷，犬牙相错，应各按其形势，量其远近，分隶各州县管辖。查孙足、栗柴坝、蒙古、鲁掌、把卞，陇腮、登弄、听命、登埂、坝竹、蛮蚌、松坡、排楼、卯照、阿勒挖底、排把、坝竹河、巴中罗等寨，附近保山，应归保山县管辖。又原云龙之片马，鱼洞二寨，孤悬雪山之外，声气不连络，唯与保山县之登埂等寨隔离不远，应将此二寨一并改归保山县管辖。但前据段复健报有额粮二石四斗，在云龙上纳，今片马、鱼洞既归保山县管辖，前项额粮，应令保山县查明人册征收，所有原在云龙州之额粮，并

^① 《内政年鉴》，民国二十五年，商务。